

書

影

(十卷本)



10413

010

62.5.

2893

0.85元

2.3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

書

影

(十卷本)

[清]周亮工著

中華書局

書 影

(十卷本)

[清]周亮工著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·9 3/4 印張·170,000字

1958年9月第1版

1962年5月上海第2次印刷

印數:1,501—2,500 定價:(7)0.85元

統一書號:10018·93 58.9.泐型

出版說明

『書影』十卷，是清初學者周亮工在獄中記敘生平所學、所聞、所見的札記。雖然其中有不少迂腐之見、無根之談和封建道德教訓，但因它有更多的評詩賦、論文風、談藝壇掌故、述文人軼事的篇什；而且所涉之廣，又遍及小說、劇曲、音樂、繪畫諸方面，不惟可資多識，並且提供了許多文學史學研究上的資料，所以一向爲學人所重，每資引證。魯迅在『小說舊聞鈔』中曾對此書有所摘引，卽是一例。

周亮工字元亮，一字減齋，號櫟園，學者又稱之曰櫟下先生，河南祥符（卽今開封）人。明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舉進士，官御史；明亡，南奔歸福王；清兵下江南，又降清，官至福建左布政使，戶部右侍郎；因嫌被劾入獄，旋得釋放，起用爲江安糧道；又因事擬了絞罪，遇赦獲免，不久便病死了。他雖然封建正統觀念和道學氣很重，但由於沾染晚明文士風習，還頗存放達跌宕的餘緒，加以治學很淹博，交遊遍大江南北，見聞益多；尤熱心於著作和刻書事業。生平著述有『賴古堂文集』、『詩集』、『印人傳』、『讀畫錄』、『閩小記』、『同書』等十餘種，又編選刻印了許多同時代人的作品，起了廣泛的影響。其著作原來大部分被收入四庫全書，乾隆五十

三年複查四庫全書時，因為他的『讀畫錄』中載有『人皆漢魏上，花亦義熙餘』的詩句，視為『語涉違礙』，奏請查燬，竟連他的其他著作如『閩小記』、『印人傳』、『同書』和這本『書影』，也一起查燬了，因此本書流傳不廣。現據雍正懷德堂刻賴古堂原本排印，四庫全書複查前的關於本書的提要，也一併附印，以供參攷。原書中避清諱的字樣，如『玄』均作『元』、『夷』均作『彝』等，這些文字小處，都顯示了封建統治者的思想鉗制的無微不至，現均改植本字，免涉歧義。至於由於作者的封建正統立場，污蔑農民起義軍為『流賊』，為『寇』，則因為要牽動全文，且讀者自能批判，故仍存其舊。標點或不盡當，敬請讀者專家不吝指正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六月

四庫抽燬書提要稿

書影十卷

國朝周亮工撰。是編乃其官戶部侍郎緣事逮繫時追憶平生見聞而作。因閹扉之中無可檢閱，故取『老人讀書祇存影子』之語，以『書影』爲名。其中如元祐黨籍本只七十八人，餘者皆出附益，本費袞『梁溪漫志』之說，而引陳玉璣跋；姚祐讀易誤用麻沙刻本，以釜爲金，本方勺『泊宅編』之說，而引朱國禎『湧幢小品』；米元章『無李論』，見所作『畫史』，而引湯屋『畫鑒』；邸報出孟榮『本事詩』，而稱始於蔡京；皆援引不得原本。又如子貢說杜樹事，明載今本『博物志』第八卷，而云今本不載；日月交食本有定限，而力主有物食之；二說皆考證未能精賅。至於韓信之後爲韋士官，本明張燧『千百年眼』之虛談，而信爲實事；陶宗儀『說郛』本一百卷，孫作『滄螺集』中有宗儀小傳可考，二人契友，必無舛誤，乃云南曲老寇四家有『說郛』全部，凡四大櫥：皆傳聞不得其實。至揚雄仕於王莽，更無疑義，而雜摘浮詞，曲爲之辨；艾南英以鄉曲之私，偏袒嚴嵩，強爲辨白，而以惡王世貞之故，特存其說；何心隱巨姦大猾，誅死本當其罪，而力稱其枉。王柏『詩疑』刪改聖經，至爲妄誕，而反以爲是。

尤爲顛倒是非。然自此十餘條外，大抵記述典贍，議論平允，遺聞舊事，頗足以爲文獻之徵；在近代說部之中，固爲瑕不掩瑜者矣。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恭校上。

書影序

史稱劉穆之決斷如流，目覽、手裁、耳聽、口答，五官並用，靡不瞻舉。予初心疑之：以爲世安有若人，徒虛語耳。及從櫟園先生遊，始信人之才分相越，真非意量所及，魏子猶榆枋之見也。先生言妙天下，文章風雅，冠絕當時；學者尊之若泰山，歸之若百川之赴海。予束髮受書時，已讀先生之文，震先生之名，不啻蘇軾兒時之於韓、范、富、歐陽也；徒以不獲游其門爲恨。今來金陵，始得執贄相與，素心晨夕而益歎先生之不可及也。江南機務旁午，文書紛紛，几案日盈數尺，強半米鹽凌雜，人格格不能通者，先生觸目，洞中機要，剖決若神，風行電掣，倏忽立盡。四方郵問日至，殊苦酬贈，先生應時裁答，靡有倦容。或索詩及古文辭，揮毫輒就，文不加點而辭采爛然。朝夕一編，手批口哦，窮年矻矻，唯以著述爲事。嗚呼，偉矣！今士大夫旣登仕版，便謝去藝文，日不暇給；間或寄情風雅，吏事不無廢閣，兩者恆不能相兼。先生於簿書鞅掌中，獨能縱橫百家，含英咀華，無吏事之勞，而偏得文章之樂，其才不有大過人者乎！先生所著書甚富，半已懸諸國門；茲復有『書影』之刻。『書影』者，先生請室中所爲作也。先生樂天知命，不以得喪撓其心胸，汲汲乎名山是問；與玉門之演『易』、潁川之受『尚書』何以異！顧予竊

有感焉。太史公作『史記』，中多憤懣，一篇之中，時時見意，論者謂其學道未深；先生當是時，較之太史公，其安危相去徑庭，使他人當此，必書寫其牢騷不平之感，先生澹然，絕無幾微之形於筆墨，其勝古人遠矣。今試取其書讀之，凡古今來未聞未見、可法可傳者，靡不博稽而幽討，陸離光怪，莫可端倪；然其大指在乎正人心，維名教，感人之性情，益人之神智，長人之學問，非徒張華『博物』，干寶『搜神』，但矜詭異爲也。顧先生退然不敢自居，取昔人所云老人讀書、僅存書影子於胸之義，故名曰『影』。不知深入其阻，固已取書之神與髓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矣。集成，先生語予曰：『子曷爲我序之。』予烏足以序先生，姑識其景服乎先生者如此。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季夏，山陰後學姜承烈頓首撰。

書影序

識古人事易，論古難；論古人事易，論今事難。古人往矣，不盡讀其書，不能知也；盡讀其書而辭有異同，傳有疑信，文有燕郢帝虎之譌雜，奚從而辨之？此不存其學，存其識也。至今人之事，其散軼者既不能如古人之備，有其書而其異同難信之跡，出於道路之沿襲，與夫門戶意見之私阿互齟者，其淆謬視古益甚；吾既取而論斷之，而天下後世之責，將在於吾，可聽其荒略失據與以私臆袒而左右之乎！此又不獨存乎其識，存其所學之道。識不足駕古人之上，即不免爲古人所欺；道不足以折古今之至當而定其指歸，即學與識皆足佐我之眩亂馳騁，而有以駁益舛之患，欲以成一家之言，難矣。夫以一人之心目，網羅千百世之逸事微言於瑣組雜綴之中，皆不失乎羽經翼傳之意，書若是，可以傳矣。吾求之世，未數數然也。往讀櫟園『同書』，難其連類廣而取裁約，所資於來學不小也；近復得其『恕老堂書影』若干卷，其類益侈而裁益密，其例無所專屬，要於文之瑰奇無不收，理之疑殆無不析，說之荒唐牴牾無不正，至於事繫人心，義關名教，挖揚反覆，意尤摯焉。甚矣，櫟園之書之合乎道也！夫文鼠之異，彭猴之怪，終軍陸敬叔識之；魯襄之鑄鼎，新莽之威斗，釋道安何承天辨之。古之治聞強識，不謂無人，而成書者少。茂先博物

之志，景純山海之經成書矣，然齊諸志怪之屬，於世無益也。王充著『論衡』十餘萬言，蔡中郎至祕之帳中，辨折雖詳，而龐隲不免；劉子玄『史通』一書，可云獨抒所見，然中所援據，多汲冢瑣語之類，雖非無益於世，所學未醇也。近世淹雅之儒，無如楊升菴、王弇州，升菴癖異聞而義時傷鑿，弇州熟掌故而指聞入偏。其他詹言曲說，淺淺瑣瑣，又無譏焉。豈非廣撫者病易誣，獨斷者失多僻，論古事既苦其見之不實，論今事又患其見之不虛乎。豈不難哉！豈不難哉！櫟園是書，其殆庶幾也。由其博綜以觀其學，由其精核以觀其識，由其指歸之醇，折衷之當，以觀其道。近代來書之成一家言而可傳者，必於是也。櫟園天才絕世，其詩文皆卓然大家，即以雜著，此其劍首一映耳，而富如此！然又成之請室之因樹屋中，他人之黯慘喪魄者，櫟園遇之皆其筆墨沉酣之助。昔馬遷困蠶室而『史記』成，虞卿棄相印而『春秋』出，古之著書立言者往往得之憂患，櫟園羅非意而成是書，櫟園之書成而事大白，是書之益乃在天下來世。嗚呼，豈偶然哉！盱江年社弟徐芳拜手書。

書影序

阜嘗上下千百年間，見古人卷帙繁浩，頗不以此自困詘。每謂雄奇奧祕，可以抒理解而安性情者，古文中不過數十家。其餘佐人聞見，得從泛覽流觀，盡其勝者，多不過百數十家，廣及數百家而止。而至於雜家瑣碎，往往不耐蒐討，雖強爲涉目，亦終不及領其旨趣，繙未數葉，輒厭置之不少惜。至誌林說部之篇，見有雷同傳會，牽拘文義，相爲聚訟不止者，則爲頭岑岑痛，領古人請用從火之言爲極快。而於櫟園周先生『書影』一集，則不能不撫几歎絕也。櫟園先生目空千古，持論之嚴，於昔人著述，不輕許，不翹與予同，而兼採博涉，雖繁蕪之言，不憚從千百中茹其一二，如揚粃糠而得嘉粟，披砂礫而獲良金；間有紕繆，經其搜摘，則亦莫不有精旨可思，適於道妙。歲在庚子，從請室中歷溯生平聞見，加以折衷，詮次成編；一時見者，以爲可資談助，廣異苑，而阜獨以此博物之紀，而明道之書也。夫至理之在天地，不名一類，而未始遺一跡；故經雅宏訓，恆昭昭婦姑笄帚間，而桐華虹見之微，卽深明化事之終始。誠於是書而求之，可以啓人疑情，可以資人冥悟，直使作者當日字字歸於無有，而一以縣解爲大通。使古人之著述盡若斯也，予將窮年盡氣以恣探之不暇，又何至有廢卷之歎乎！歷稽古之以述作名家者，王充『論

衡』之編，蔡邕『獨斷』之著，皆輯自燕閒，從容鉛槧；而下蠶室而成書，如漢代子長，率多寫其憤激不平之槩。惟樸園先生以安閒出之，雜以談諧，半皆風趣，若不知身在銀鐺響答間者。其神全者其天定，鬼神不得而禍之也。又先生所著『賴古堂詩』，其成自請室者，皆感動人天，一時驚歎未有。跡先生生平，功名多顯於戎馬倥偬時，而文章則盛之乎析楊禍變之際；蓋其人之自負磊落者，天恆不欲以逸豫稱其材，而磨勵於艱難百折中者，必有非常之觀，以卓犖古今而不敵也。阜觀先生居官勤敏，綜束吏民無遺慮；簿書之餘，偶有暇刻，卽手一編不輟。其至參拜大僚，酬訪賓客，坐輿幙中往來，市肆雜沓，猶以哀然十數卷自隨；歸語同人，輒能舉其詳曲，雖甚久遠，偶晰一字之疑，引據證明，必指其出何書，載何卷，以及行墨之次第，簡牘當命，掌記依檢，應手而出，不差累黍。而阜讀書疎略，隨卽健忘，偶有所得，止能粗識大意；至有詢其姓名而茫然不復記憶者。人之度量，相越千百倍蓰而無算，固有如是之不爽也。其獲成是書，爲一代奇觀，豈偶然也哉！而先生願顏以『書影』，雖先生自道之詞爾爾，乃其欲讀者因表測日，緣鑑窺形，是書之傳神，固在阿堵中也。雖然，先生所著古文詞，起衰救敝，尤爲當今第一，以不肯輕出示世，世尙未得覩其全。然觀是書網羅之博，採擇之精，文筆之高古，亦可以想其概矣。於『書影』之告成事也，因書之以爲序。高阜頓首題。

書影序

夫『齊諧』者，志怪者也；『書影』者，志信者也。志怪者爲存人耳目之所未經；志信者爲存己耳目之所已經，以發人耳目之所未經，則櫟園先生之書可以傳矣。或曰：讀書者務在精熟，賈山涉獵，遂不得爲醇儒；至一生聞見，或師友之口義，或父老之傳說，小落影響，則疑而當闕，『影』之義何居乎？余曰：影者形之微，而神之著者也。月麗於上，山河大地麗於下，影入於月而有象；蓋天澤氣通，而其中之幻渺難名、澹涵莫盡者，形微神著，故相摩而成文，此造物者之善於用虛者也。書以『影』名，此先生之善於用虛，而實天下之腹者也。世人胸中有疑難事，便格格而不能忘，及至可忘，則竟忘之矣。讀書亦然，雖博聞強記，或一行作吏，久廢誦習，則向之所存焉者寡矣。及至可忘竟忘之，影也云乎哉。至若一卷未終，恍已迷其姓氏；數行纔過，已不辨其偏旁；鹵莽而耕之，其實自以鹵莽而報之。偶逢問難，則如墜雲霧；苦行思索，則邈若山河；止向人作大家兒笑耳。人能旣其影而存之，以至成書，每一展觀，如見爲兒嬉戲時物，如逢數十年相別友生，未有不躊躇眷戀，以至感而悲，悲而喜且交併者也。抑先生爲是書時在請室，尤爲人所難。昔蘇文忠公被讒繫獄，神宗使人夜聽之，謂必展轉不寐；及至，則鼻息如雷，知其胸中

無事，乃赦之。張無垢晚年謫橫浦，其寢室有短窗，每日抱書立窗下讀，泊北歸，窗下石上雙
趺之跡隱然。先生能於患難之際，神氣恬然，著書不輟，殆文忠、無垢之儔歟！余受讀之，實余
腹矣。意欲時時具少酒脯，以酌此書，率而飲之，斗酒不足多也。年家治寅弟杜浹頓首拜撰。

書影序

古今四部載籍，惟說家獨擅諸部之勝；見於崇文諸目者，幾半羣籍。予束髮受書，性喜流覽，先人遺書數萬卷，爲說類者不啻五一。文酒之餘，從硯北抽架上所藏，如昔人『賓退』、『菽園』、『餘冬』、『筆塵』諸錄，亦未始不彬彬然；開卷無幾，輒思掩去。是蓋有故：作者聞見未廣，則每以陳夙爲新妍；記述無章，又常以紛紜爲博洽。下此而齊諸志怪，瑣語叢談，上之無當於身心，次亦何關於問學，卽汗牛充棟，亦書肆說鈴耳，於立言之義謂何！此其中求其能翼經詮史，明道垂教，檢束身心，開發神智，標新領異，引人入勝者，蓋未之有也。惟宋王伯厚『困學紀聞』一書，採擷前記，發抒心得，頗有可觀；然猶憾其盱衡往籍，而缺略新聞，間亦有標舉之誤者。千慮一失，賢者不免，則信矣著書之難也。樸翁先生天挺異質，昔人所謂十行俱下，過目不忘者，庶幾近之。故於載籍無所不窺，且文心靈異，筆能鏤空，默識通微，精能抉髓，目之所過，手之所及，方圭員璧，隨遇而成。其所著『書影』一編，予嘗得而讀之，如入武庫之中，五兵縱橫，無所不有。廣而扶輿所磅礴，近而日用所服習，遠而千載之寥渺，邇而聞見之親切，大而經綸世業之理，微而飛潛動植之情，無不就所觀所記，筆而著之。於事之承訛襲舛者，則正其謬戾；於人之闕汝

無章者，則發其幽光。以至夫古人深衷苦志，或未白於當時及不諒於身後者，無不爲之扶摘而表彰之，闡揚之；信乎可以翼經，可以詮史，可以明道而垂教；使讀之者有置身名檢之思，有恢弘智意之益。手之而惟恐其易盡，盡之而但覺其可思。誠譚苑之醍醐，而說林之瓊寶也。又豈『困學』諸書所可同日而語哉！先生是書之成，方在因樹屋中，正先生貞固蒙難之日，而猶且丹鉛不輟，抽腹笥而成此編；『易』曰：樂天知命故不憂，先生惟樂天故能著書，亦惟著書益見其知命。昔吾家次公險冬從夏侯博士受『尚書』，楊文定溥亦於非所日誦五經，其後登朝執政，功業赫赫，皆彼中所讀書也。先生當雨雪漉漉之時，而天慈見睨，復念舊德而柄用之；行且登庸作輔，如次公、文定當年。吾知必盡發揮其生平所學見之於天下，其所謂明道立教者，將堯舜君民，而以知覺開其先，可垂之爲經，載之於史，又不特翼之、詮之而已也。昔人言三不朽：曰立德，立功，立言。先生之不朽備矣，又豈僅一著書立言已哉！門人黃虞稷謹譔。